

南湖舊話卷五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孫尚綱補撰
七世漢徵引釋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同郡范棠芸卿同閱

楊廉夫嘗共賦白燕詩有得警句云珠簾十二中間捲
玉剪一雙高下飛衆皆稱譽袁景文殊不謂然別賦一
伴呈楊楊擊節不已手書數紙盡散座客世遂呼曰袁
白燕

袁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占籍華亭洪武庚戌進士官

御史松江府志



嘗聞故老云會稽楊維禎廉夫以詩豪南東賦白燕其警句云朱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時海
 叟在坐意若不滿別賦一首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
 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院落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
 忌。莫向昭陽殿裏飛。揚擊節嘆賞遂廢已作手書數
 紙散坐客一時人稱為袁白燕姜南明叔云珠簾句
 乃常熟時大本之作其全篇云春社年年帶雪歸海
 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翦一雙高下飛。
 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問鷗

鷺宜與同盟。伴釣磯。但結句不如故國飄零事已非

為勝 陸儼山集

沈翰林少習書有儒者嘲之曰汝不從人股入始終一
 書傭耳何預文墨事及受知長陵官至學士在京邸時
 每家郵中必問儒者安否公因作詩寄之兄弟聲名達
 九重寄書原是舊書傭人間無限升沉事借問渠儂不
 是儂以後儒者得翰林手書即裝裱常得高價餽粥始
 濟一日偶以告僧僧曰逢人不得錯舉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苦節先生易之子也易性至孝
 以易學授徒於家嘗輯五倫詩著孝經旁訓度少力

學善篆隸真行書以薦授翰林典籍累官至學士度子藻亦善書以廕爲中書舍人至禮部員外孝宗尤好度書訪其後得四世孫士隆卽授中書舍人直內閣正德初預修國史以微青去官卒

松江府志

錢鶴灘會試前數日李西涯謂曰有論題可煩涉筆鶴灘須臾呈稿西涯大稱賞及試二場乃卽前題也旣出場西涯曰兄才高然文預成亦覺省力鶴灘對曰然入場已忘之西涯頗不懌使索其所作別出機杼詞義較勝西涯私謂人曰錢與謙惜不發解耳人未喻其意後鶴灘登會狀始知西涯欲以三元期許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成化丙午舉南畿試卒業國學以宏治庚戌中禮部第一廷試三千餘言辭理明順若宿構者然彌封官以無稟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稟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十日所視何嫌之避劉文穆公請於上復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以疾乞歸卒年四十有四

鄉評錄

公爲諸生時自恃天才不復討究經義府中錄科首題非帷裳二句次題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公茫然不得其解謬以改造法服罪在不赦立論而指征商爲伐殷賤丈夫爲指紂非帷裳破題曰服之不衷身

之災也既出以其稿示同試者皆拊掌大笑曰誤矣
 公懼乃翁之見責也即於歸途別構二藝以呈之翁
 覽竟喜曰風簷得此領案可望及案發弗錄乃翁本
 孝廉持其文詣府擲掄之府公怒拾前卷擲乃翁墮
 其幘公聞之亟取婦簪珥充行資遁去遊於毘陵鐵
 齋間會府公遣役齎揭薦遺才一名公竟尾其人至
 句曲將進遞公於酒肆中延飲之其人貪杯大醉公
 啓其牒改爲二名填已名於下學臺竟取公而置彼
 是歲遂登賢書西陽舌瑣公嘗薦一蒙師於富室富
 室起樓求蒙師日之蒙師頗以聽月其家未以爲安

設酒延公至樓見所題額即稱新奇其家具紙筆系
 題信手書一律云聽月樓高接太清倚樓人聽最分
 明。殘空伊啞水輪響。搗藥玳瑁玉杵鳴。機織廣寒聲
 歷歷。斧侵丹桂韻丁丁。更加一派天風起。吹落嫦娥
 笑語聲。此詩至今人傳誦之。同前

袁長史好用難字有人戲鐫一小印贈之曰倉頡別子
 袁福徵字履善華亭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
 李於鱗王元美宗子相輩高自標榜目爲七子然皆
 諸曹郎也目空海內而多與履善交時人稱爲小翰
 林以救王職方謫知沔陽補鞏昌佐遷唐府長史以

發偽疏忤中貴復羅織下獄事白獲歸遂縱情基酒
釋褐六十年殘書萬卷之外室無長物孫思明登萬
厯丁未進士官南部郎亦負清節

鄉評錄

袁履善詩後進效之蘇州目爲松江派

明世說新語

雲間治經者半屬詩禮春秋於大易專家者少浙西人
來爲塾師嘗曰五卦佳處可惜義易緣淺莊執卿遊崑
山獲歸震川諸作盡得精髓笑謂諸塾師曰易有交易
變易之義恐非姚江尺寸所能限遂舉隆慶元年順天
鄉試第一

莊允中字執卿華亭學北監第一名以子元禎貴贈

刑部主事

松江府志

公發解後戲作詩云五卦佳處水雲東盡在陰陽兩
字中未畫以前能下句免教學究盡成翁公以易授
方衆甫其學遂廣

徐孟孺少以孝聞嘗問陳仲醇曰讀書將何爲陳答曰
顯親揚名孟孺曰弟願安親避名陳曰避名吾所解安
親之義云何孟孺曰如弟體羸老母惟恐讀書致病則
知母所在口不敢露伊唔陳謝曰吾事親二十年於此
處習氣未除愧兄多矣及其母卒孟孺廬墓三年自焚
文引誓不應試泣曰侍博三公而親無一日之養雖貴

何爲有司特旌其閭

孟孺在王辰玉坐辰玉曰有一事擾君釁政奈何孟孺問故辰玉以館閣數十函候其尊公者卽欲遣答孟孺取原啓視之左手呼盧右手屬草不移時而辦太原公密使人覘之知其敏捷乃曰古人五官並舉良非虛語

孟孺名益孫別號與偕長孺其初字也華亭人

唐仲言候錢牧齋牧齋留較杜詩時出新義莫不解頤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皆前人所未及年三十餘遊南都留蓮院中所作

詩句極爲一時知名所稱譽

華亭唐汝詢五歲而瞽然聞人誦輒能記又能解以所記所解者出爲詩文不下數萬言至字音如東冬青清之屬皆能析其義及問以字形不識如故也焚稿

莫廷韓云讀書須凝神定思勿以俗事關其肺腑則所得一行半字皆爲吾益不然縱盡日端坐隨得隨失譬若盲道人聽禪僧作捧喝語全不相關何由入道昔人言晚而好學如秉燭之光雖未揭日於中天其視終身坐暗室之中不見光景者則大異矣故讀書者真所謂

昏衢之巨燭。幽壑之元珠也。第讀書時不求解悟澄理。得心而徒留意章句。便成俗學。從此悟入有得。則一字勝人萬卷。一日勝人三冬者。吾黨不可不知也。

廷韓名莫是龍。初字雲卿。以字行。華亭人。方伯中江之子。十歲善文章。以諸生久次。貢入國學。尤妙於書法。天卒。鄉評錄

楊工部青。成祖時。以瓦工授冠帶。小殿成。出金銀豆。頒賞而例散諸地。令工匠自取。衆競爭之。公猶居後。從容跪拾。上以是心異之。問曰。事無不集。其道何由。對曰。預量材則工易。湊手無私心。則人甘效力。上曰。宰相不是

過也。乃營造命為都工。凡斟酌奢儉。衡量多寡。無不精旨。

楊青。金山衛人。幼名阿孫。善心計。凡制度崇廣。材用大小悉稱。遷工部左侍郎。乞休卒。賜祭葬。松江府志

侯進忠。為河東鹽運同知。天雨鹽池溢。公致齋三日。卧不貼席。同寅曰。旱潦無常。何緣人事。荅曰。致齋夜坐。未必獲晴。心如不誠。自問可愧。明日遂霽。而池外十餘里。雨如故。民謠曰。侯公三夜卧不安。出尤聞之心。磨寒令民破涕得為歡。但願侯公壽百年。

侯蓋字進忠。華亭人。中正統辛酉。應天鄉試。屢試禮

部不售景泰中從吏部遷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嘆曰子何不第進士擢置第一授襄陽府同知改處州陞河東鹽運同知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分省人物考

唐廷美守三衢有偽為媒以賺人聘金者既而懼守之明決也乃鬻其妻及子以償廷美曰守職無狀使民窮而犯法今犯者畏法忍棄其妻子以免守怒所謂民免而無恥終不可以為治為贖其妻子還之因戒之曰賺人財為妻子衣食計也而至於鬻妻子固不如安貧以免辱其人感激涕泗而去

唐瑜字廷美其先晉陽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

祖英洪武初官上海烏泥涇稅局因占籍焉瑜登景

泰辛未進士授南給事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

右參政遷山西右布政未行丁外艱服闋改雲南未

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致仕卒分省人物考

張副使初從韓襄毅討蠻寇大破靈山縣及高廉二州

諸賊歸所掠男女五千餘人屬縣民多通盜皆解散之

誅其首惡而已或以法寬則賊無所忌憚公感然曰譬

之以艾炙癰但取消散已足保身苟必窮其經絡所起

則所傷實多矣人服其言

張祚字永錫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御史轉廣東
僉事韓襄毅以公知地利檄之從征屢立戰功然公
不樂以武節見每驗級輒曰蠻亦吾民也不能先事
消弭何忍殺之為陞遷計羣蠻聞之皆曰不敢負張
副使漸散去滿六載陞河南副使致仕歸鄉評錄
顧孟育知廣南府有夷俗爭產不休公至各以百金入
賂公兩聽之明且詣府受理各恃通賂譁辨紛然公曰
若所爭幾何弟白其兄匿財凡五十金公曰若何賂人
百金而求得其半乃出其賂於庭而取其兄之半以償
之謂其兄曰既可慰而弟若又省其半於盈縮間不願

兩得耶各涕泣投拜而去

顧英字孟育號草堂上海人自少有大志間從博遊
已行賈壯歲始讀書中天順己卯鄉試初同知雲南
廣西府以憂歸收陝西之延安九載陞知廣南府雲

志

楊登之為膠州知州州賦猪味美價昂獨松人肯出善
價故所買最多公蒞任適當其期救家人擅買一觔者
立置之法曰在官不得買土產此收律也古人不以猪
肝一片累安邑渠貧士猶勝吾多多許

楊科字登之復姓王華亭人正德己卯舉人松江府

潘頤菴尉項城攝商水令御史某以王師夜出南頓南頓故數被盜民相聚自保誤以王師為盜也拒之御史怒捕繫二十餘人將斬以徇公匍匐為請曰良民誤拒王師罪固當死然原其心將以免盜而卒被戮則何以處為盜者御史乃悉縱之

潘奎號頤菴以子恩貴封按察司僉事贈左都御史

松江府志

河南饑民男女千餘人流寓閩界監司盡繫之將坐以盜楊細林為延平推官獨曰其迹近盜然欲為盜而携

仁者不為也衆始得釋

君諱樞字運之別號細林華亭人也戊子領應天鄉試卒業南雍甲辰謁選得福建延平推官移辰州同知庚子考察中議調漢陽推官乙卯遷臨江同知卒於官子豫孫丁未進士所著有經史慎餘鬆故述等書墓志徐文貞撰

潘子蓋極簡素其知仙居嘗步至耆老家與談縣中所當行利弊一日謁郡守都無所言守曰君來何為對曰久不奉顏色特來瞻仰少慰合邑士民之望地僻訟稀但使民安其俗一日坐堂兩日高枕餘無所煩左右守

日仙居固宜無俗吏也

潘子蓋名忠嘉靖甲午舉人由天台仙居知縣陞南
工郎 鄉評錄

周萊峯知平度州旁郡饑民掠食幕府將勅之公曰此
輩非敢反也特欲就一飽苟延數日死固無所惜以吾
不可戰之兵而遇必死之人勝敗未能逆料不如因而
化之化大事為小事小事為無事公之盛德流及子孫
正無須取快一時幕府然其言乃削木牌遍置四郊使
飢者執牌就撫開門以次召入給糧諭之復業皆頂祝
而去

傅周先生名思兼字叔夜別號萊峯松江華亭人也
祖諱興國簿父雲鶴以先生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
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甲寅進水部郎補湖廣按
察司僉事丁內艱去吏部卽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
先生堅卧不起未幾起為廣西學使而先生以得脾
疾卒年僅四十有七云公卒徐益孫輩私謚貞靜先
生 王弇州撰

蔡允德守思州城苦無水涓滴取自三十里外公乃擇
日告天地四門各穿一井至二丈餘乾燥如故公曰吾
自信天無不可感格復齋沐露處七日後集眾舉鍾四

井水忽涌沸民呼為蔡公井

蔡懋昭字允德上海人嘉靖庚子舉人由署教厯官
典郡幾三十年歸而衣食不給年九十徒步往來人
譽其清操者輒為面赤曰吾歸來二十餘口不即溝
壑豈云皆藉俸餘夜半自思輒不堪告公耳 鄉評錄

楊玉屏倅瑞州有妾婦徐據產自恣族聚眾鳴之官婦
以千金託胥致賄公立斥譴吏而序族為後然不拘婦
對簿謂幕客曰族所爭者財也以立後為名吾為序其
財而婦財之有無多寡正不必問婦人之情兒女出自
誰者猶有厚薄况不得已而立繼其間豈堪更加瑣

肩深彼此之怨苟入繼者但以囊橐為事其人亦必非
良善又安能徒增渠嫖賭資此處正不妨吾憤憤

董柏山短小精悍以儒俠稱及守光州適當亢暘公徒
跣禱烈日中吏胥諷以天道難測公曰吾一下吏耳詎
能必雨之有無但思禱於天使自處纖毫未盡學問便
不老實迨雨而公兩膝腫腫色如朽鐵不數日卒閭境
無不悲號隣邑士民觸熱焚楮幣者亦日以千計相與
謠曰官死百姓生官生百姓死朝廷設官為百姓百姓
難生官愛死罵詈諸公哭董公試問官生何似死
董傳性字原定號柏山以貢為光州判 松江府志

朱敬思掌教縉雲。庭宇荒陋。齋厨蕭然。空山長日。食嘗
兩餐。歲試新進諸生。有以菜為贄者。即以三年學命題
試之。乃畧不成章。喚僕以菜還之。曰。吾為學職五年。而
童生得與道取者。猶不能翻弄此三字。則十束菜無故
飽妻帑之腹。亦屬素餐。更深自刻責。相期策勵。或携飯
跨驢下鄉。集諸生於祠廟。質難人共比之。文翁入蜀。

朱念祖字敬思。嘉靖辛酉舉人。縉雲教諭。建昌通判。

松江府志

廣東藩司庫銀。歷年多耗。主者每至抵死。萬曆甲申。蔡
龍陽陞其地。左轄頗疑之。細簡庫中。多有銀屑。類蟻蟲

所食。公取視良久。始命重銷之。軌復成錠數。亦不盡虧。
乃申文兩臺。舊窻始白。

易惟效曩在郎署。晤楊樓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為白
蟻所蝕。蟻死投入鑪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
羣然笑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
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於庫窖內掘出死白蟻
數石。煎化止得銀一千五百兩。余內弟張舉之。有醇
酒一罈。白蟻竊其半。而半雜沮淤。為白蟻糟。邱固已
為異。未若食銀之甚也。
耳談類增

蔡汝賢字用卿。號龍陽。陸慶戊辰進士。累官兵部右

侍郎

李約齋爲湖廣參政。漢旁漲沙數頃，業已就墾，而瑞欲爭以補莊田，并因之別有兼併。公與汎舟其地，持杯酒酌江，曰：漢水有靈，卽爲吾洗刷此沙，毋生厲階。三日後沙遽退，瑞遂警服曰：此公能動鬼神，不須復與方員也。

約齋名伯春，上海竹剛里人，隆慶辛未進士。

牙海曙守杭，同年某過其地，歷問杭之勝處，公皆不能答。曰：兄乃讓蘇石二君占盡，公笑曰：使太守能留心錢穀簿書，與錢塘十萬戶痛癢關切，何患佳山水無人坐卧其側。

朱正色，上海人，萬厯己丑進士，歷官按察司副使。

徐叔開父子先後爲刑官，務從平允，吏胥以失出爲言，公正色曰：今聖明在上，萬物遂其生成，苟非大逆，何可不與以生路，使之漸被，仍樂太平之福，以搏擊爲能，自有其人，正不必附其羽翼。

徐禎稷，字叔開，萬厯辛丑進士，刑部主事，歷任四川副使，丁丑進士三重子也。松江府志

莫還甫，知仙遊縣，土賊謀犯城，援兵未集，還甫乘夜舉火，先率民兵數百人馳擊賊，賊敗遁，衆謗其胆。還甫曰：賊偵官兵將集，必先事搶劫，吾先出使，不知虛實，所以

勝耳稍遲賊必整隊而來援兵情怯必不敢戰則士兵困之瓦解臨事不敢不懼不敢不斷也

莫天淳字還甫正德癸酉愚曾孫天啓辛酉舉人仙

遊知縣南刑部主事

松江府志

何參政萬化獲妖賊張普薇幼姪逸匿之帳中左右莫測也及獲普薇嫉能者爭言其偽將以冒功中之參政笑曰易辨也遷出羣俘示之其姪大聲呼普薇指之泣曰伯也教我浮議遂釋

何萬化字子元上海人天啓壬戌進士爲福建提學副使爲督府熊文燦畫策平劉香賜金幣遷參政備

兵湖東時有張普薇者世居馬廖洋習無爲教造五
烝朝元經聚徒千人陰部署之與其黨江義周八轉
相誘惑歸者日衆崇禎十一年舉兵反僭偽改元天
運萬化帥師討平之是役也萬化功第一明年擢按
察使不拜以疾請告家居五年遭國難病不肯服藥
丙戌卒

本傳

胡質甫令烏程不事文飾開誠待人民安其政當大計
幕客曰入京設有問及烏程酒者將以何味答之蓋諷
之也質甫曰易與也吾直云素不飲酒未知其味竟收
詞嵩縣

胡開文字質甫號雲心華亭人崇禎戊辰進士

夏爰公令聞之長樂有故宦子孫爭產各言祖父世宦所貽無筭相與抗匿公召至內衙日會讀尊祖父行述及諸公誌銘皆云世傳清白而足下一旦忍玷之若能先仆墓碣則當如數審追子孫惶恐辭出其親戚咸感公意力求準銷訟端遂息

夏允爰字爰仲嘉善籍崇禎丁丑進士長樂知縣吏部考功司主事乙酉八月自縊於佘山舟次

劉宜日崇禎初佐烏程凡令有所不逮宜日輒多方規諷民賴以安童謠曰知縣耳縣丞舌兩不倦百姓活烏

程田低每當淫雨宜日常廢寢食族兄至笑曰縣丞官須帶眼鏡視之其大猶不勝芥子而步趨也人可字之曰子之言其迂也劉聞之嘆曰不知我不合爲丞更不知丞不合爲我充其意終負此職也

劉永豐字宜日上海人

周北野住北郊故居臨濠植雜樹數株每至春夏之交濃陰可愛公嘗科跣爲樂一日華亭令某修謁公辭之不得及至見紙窻木榻蕭然如寒士令故北人樸訥不能叙景仰語但言清高清高潛遣畫工圖之張於齋壁日使吾日對異人

曹定菴顧東江一日擬和蘇學士過清虛堂詩各已捉筆東江忽曰此題如少北野風景便爾不切乃泛小艇詣之既至告之以故北野欣然從事而室中止一硯定菴東江共焉公取一舊碗底磨墨書之及一詩成定菴言已微饑北野出魚佐酒數盃後切肉縷煮麪食之東江戲云吾輩菜園籬落今日未免爲北野豕威衝突乃洗盞更酌

周佩字鳴玉號北野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北野以刑部郎中致仕父與字廷參正統丁卯解元景泰辛未進士爲翰林院檢討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數

頃室廬荒敞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所傳有周氏世

鳴集 叢說

張文儀知高唐州部民白發某地窖錢可得數十萬文儀拒之退謂所親曰所藏多寡固無成數一經啓視作何支用若卽白之上官庸流反謂矯情苟取一文卽污我囊橐知而不發乃爲簡要

張建昌絳厭城市去郊北數里居焉敕家人多種棉花興至親爲鋤削曰比之陶荊州運甓殊近自然補任建昌吏人遇公田間問守居何所因指示之潛從舍後冠帶出見了不爲異

張絃字文儀上海人正德戊辰進士知桐鄉守高唐州知嚴處二郡廉介不可動投劾自免歸蘆子渡其故業也與傭保雜耕其間嘉靖初用薦起知建昌府卒之日廩無餘粟鄉評錄

張縉少有至性一月七喪營墓如禮正德間由進士

知桐鄉擢守高唐州嘉靖初用薦起知建昌卒環堵

蕭然有清白聲上海縣志

沈東老為福建副使有姪往候一月私烹二雞公曰吾

居官清苦每以奢侈為戒今不設賓不祀先而好奢靡

詎不為吾累耶即遣歸

沈東老在閩改貴州兵備副使瀕發襤被之外無他物

公再使簡之見錫壺一具曰此亦閩物置之道旁而去

曰非欲矯廉自難諧俗

沈壽字子公華亭人號東海老人時遂稱為東老正

德辛未進士歷官參政致仕

夏瑗公曰先進遺風曰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護鹿

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

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蓋與沈公同一見也故欲享仕宦之福先須辨仕宦

徐文貞公遇貴客至嘗鎔酒器佐費。述齋曰酒器工值不少。鎔之可惜。外人又以公為矯。公曰吾不能謝世情。往還。歷年餘。此然素甘儉樸。亦不欲久而習。此使子孫不識瓦杯竹箸。非但示人以貧也。

萬曆七年水災。市井行舟魚鱉入戶。徐文貞公早膳。向不涉腥味。夜尤淡泊。惟日中以二器佐箸。值奇荒。諭家人更減。其一曰事雖無益。大臣在朝。在野。一念間。始終應問休戚。

傳徐階字子升。二十舉。應天試。明年對策。第三人。及

第^{嘉靖}尋授翰林院編修。斥為延平推官。與張孚敬

三載。遷黃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政。進

江西按察副使。以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擢

國子祭酒。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吏部

缺。尚書廷推。階上曰。階方侍咲左右。何外擬也。明年

加太子太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一品。滿三載。進

勲。為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

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為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

兼金文幣。寶鈔。肥羜。上尊。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璽

書。褒諭有加。萬壽宮成。進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

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十二年滿考賈
金綺紗縉羊酒如九載子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進
建極殿大學士嘗考十五載滿未敢請上知之勅吏
禮二部具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尙寶司丞
賜璽書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上日加上柱國示
特眷階力辭尋考十八年滿自劾求去溫旨慰留不
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
進少師璠爲太常卿賜勅褒諭宴禮部階固辭仍聽
免伯爵會諫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再上疏乞歸賜馳驛加恩給夫廩璽書褒

藏板

美行人導行如故事年八十天子神遣行人卽家賜

璽書褒諭賜金幣及繡蟒服階遣其孫疏謝詔予中

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示重官爲治

塋贈太師謚文貞

王弁州撰

文貞公與申文定公乞救荒書云萬曆七年年來老病增

劇不能出門適值靈雨爲災田疇淪沒老幼號哭聲

徹幽棲強起乘小船至近郊而平原千里巨浸渺然

豆麥秧苗無一存者時見破屋敗竈出沒波間饑孺

殘骸縱橫其側不勝凄絕掩面奔還若以公之仁慈

見之將有怵心傷神慘於覽鄭監門之圖畫痛於觀

書三味樓

地獄之變相者。故僭爲一書。上之政府。自來災傷。蠲免。皆只就存留中。減免分數。而吳中存留甚少。無救於災。故每次恩澤。特虛文耳。此在往時。尙爲無補。况今大災耶。百萬士民。咸仰望破格。蠲除。於以救未死之民。爲國家留億萬年供輸之地。三公雖同以天下爲任。康濟爲懷。然公與其間。實多鄉邦之義。憶公拜相時。吳中士民。皆舉手稱慶。若已與有則。所以。抒聖明南顧之懷。下憐父老子弟垂涕之道。而副其翹跂之勤。非公今日事耶。又與張太岳書云。三月以來。淫雨不止千里。平疇幾成巨浸。以西水不消。海潮增

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否則哭視相與沉淪而已。欲望官司賑發。則庫藏先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箱已竭。欲留布易粟。則邇年商旅不通。欲往隣郡行乞。則四境皆被水患。出無所之。强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仰惟皇上聖仁。廣被翁道。崇致主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念。况忍視數百萬衆。漂屍填東海乎。又况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况自星變以來。豪娼奸雄。日懷幸亂之心。今未已乎。非破格加卹。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閭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清奠。而廟堂之

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嘗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勉強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睿如翁。孜孜安社稷。不避嫌疑。如翁。莫能知。亦莫能任也。

潘蘅齋充菴內艱。起復。過郡。謁徐文貞公。二潘皆藩臬。又公之姻親。留酌。止五菓。五菜。劇談多及朝常。不涉家事。二潘去後。公孫進士者。謂公待潘得無太簡。公曰。使吾得附司馬公。後已不失爲間人。爾輩正當念之。無所

用繁何由嫌簡

司馬光示子康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宴獨不簪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足充腹。亦不爲垢敝。矯俗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殺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蛤蜊三四物。歲中不一二

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穀，或覓珍品相勝，雖囊橐殷盛，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時舉以告人，亦嘗以身先之。其如我松之人，堅於自用，何叢說

徐伯臣謂馮南江云：紙窓靜憇，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餽鶴，時有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其為貧也。伯臣羣僕嫌其淡泊，相率逃去。有人聞之，沈鳳峯者，鳳峯曰：此易知耳。一老孝廉，作山僻縣長，勢必量柴數米。買臣有薄婦，翟公無善交，此輩安能與伯臣作耐久面

徐獻忠字伯臣，別號長谷，嘉靖乙酉舉人，奉化知縣。王長公曰：大抵中年以後，精神不甚，在阿堵，惟清心斷慾，節飲食，勿啖煎炙五味，及他濃味，靜以俟之，不可責效攻治也。七子之中，惟公年壽頗長，蓋非無故也。宋人詩云：葱湯麥飯兩相宜，葱補丹田麥補脾。莫道我儒滋味薄，前村還有未曾炊。此樂處直接簞瓢陋巷，正恐人未易理會。

王鶴坡曰：飲食畧多一口，便不是畧要餒氣，便要折本。鶴坡稟氣最弱，九十餘乃卒，觀伯臣先生野蔬淡粥四字，無限受用。蘇長公云：留有餘以還脾胃，王合

此意李延昆

范太卿中方設客用竹絲盒瓦盞行酒雖爵觥亦用瓷爵座客訝其過樸太卿笑指何元朗曰耳根不硬乃為此兄所誘

范惟一字允中初號雒州已而更號中方蓋公為宋范文正公十六世孫以上世雒中識無忘也居松江泗涇為華亭人與陸文定公以庚子辛丑同科雲間志畧余正俗篇極言今世用碟架增高與競相崇飾金玉酒器之非益狂瞽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信如此可見其勇於從善叢說

唐韋室宦無餘貲鄉居遭燬于於郡城別葺新居苟完而已公見喜曰長子孫者其在爾乎乃以職思顏其堂又書蟋蟀三章於屏以示諸子曰此祖志也

墓志公姓唐諱自化字伯成韋室其別號居華亭之白沙里金滙塘公弱冠補諸生入大學癸卯鄉薦癸丑進士知將樂縣三年召為四川道御史改行人司司正轉車駕司郎中沈鳳峯撰

唐自化伯成成化丁未禎族孫監察御史南京兵部郎中嘉靖癸丑進士松江府志

顧符承年八十餘將易簪從容宴如了無係戀子姓請

所以垂後者。公微笑曰。說得太高。則汝曹非所及也。太
卑亦吾所不樂言。無已則惟讀書以俟命。安貧以養生。
餘不足盡言之。徐文貞公每爲人言。顧龍海作真實語。
覺顏氏家訓爲煩。

顧名世字應天號龍海。上海人。父景高翁生二子。長
鄧州守龍山。次名儒。次卽公。嘉靖己未進士。累官尙
寶丞。雲間志畧

唐柳所爲翰撰。族弟某至京候之。居數日。言鄰家有華
屋。得三千金許。售非兄冠蓋。亦難爲稱。公良久曰。人多
買田宅。蓋爲子孫計。子孫猶可。必子孫之能世其冠蓋。

固不可必也。且鄰家獨非冠蓋後乎。當爲渠歎息何暇作虎視之意。

我家中丞爲布政時，尙住北門外總管堂衙內。其屋至今猶存，隘陋之甚，購價只得九十金。則其房可知。今時勢雖與前大不同，然前人風範，汝輩亦不可不一知之。士大夫子孫，若得不落棲止墳菴屋者，幸矣。但看汝輩自樹何如。凡往崑山南京，須事事簡素，稍存儒雅之素，亦要見故家子弟風度。舟不必大，僕不必多，服飾飲食不可過侈。有一於此，皆爲識者所笑。親友中不雅馴者，切宜遠之。

家書

唐文獻字柳所萬厯丙戌狀元累官禮部右侍郎卒
贈尚書謚文恪

松江府志

杜尚書士全歸浦東展墓既畢答報親友命報簡者不許高聲所隨老蒼頭及童子二三而已家童咸謂人役畢集飽飯坐船而隨從寥落恐失禮體公曰汝曹不知何者為禮體吾三黨中貧者起居湫隘若人多則無廊廡安頓主人跼蹐客先告別情緒忽遽皆由於此昔正獻公家法不幾廢墜聞者服其雅度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十餘年出入童子六七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皇朝仕學軌範

杜士全字完三萬厯乙未進士累官工部尚書

唐晉城初授常山令有贈以僕馬者公力却之單車抵任蕭然自適謂客曰杜牧之遠上寒山一聯自堪入畫一斗大常山令便事裝飾苟至三槐九棘更難踵事增華

唐之屏字君公華亭人也萬厯壬辰進士常山知縣陳封公所恒臨終告成所曰顧汝可弗憂貧賤但當富貴時思以道處之勿效世俗所爲一帶進賢冠輒易面目向人譬之貧兒暴富舉動多爲素封者竊笑又曰卽以近體多用絀絹暴殄已極苟成名後此田舍翁語臨

境須再四思之。成所涕泣受命。雖官少參。布素如故。

陳珍貢生訓導。以子夢庚貴。贈刑部員外郎。陳夢庚

萬厯甲戌進士。累官副使。陳嗣元萬厯戊戌進士。累

官參議。俱珍子。松江府志

上海有富民田連浙界。徐文貞顧清字所不及。而除祭

祀賓客之外。居常屑麥為粥。聲如轟雷。徐文定公子過

其家。歸述之。因拊掌為笑。公正色曰。春秋他穀不書。至

於麥禾不成。則書之。汝賢不能效王褒。而忍并不及李

岳。徒以口腹誚人。豈知縉紳子弟。腸胃中每飲珍庖。便

非門戶佳事。吾愧不德。無以董率。夫復何言。因而輟食。

公子因三黨請罪久之得釋

禮月令仲秋乃命種麥又季春天子爲麥祈實又孟夏民乃登麥天子乃以毓嘗麥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之穀夏時民乏食麥最先登故董子曰春秋他穀不書無麥禾則書之

王褒字偉元諸生有客爲褒刈麥者褒遂棄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

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舉錢收麥載赴晉陽候寒食以求高價清明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化生向鄴城逢雨並化爲泥利息既空乃至貧乏

三國典畧

書三味樓

夏考功客至隨時豐儉。即盤飧不繼亦無愧色。適聞中
有林無功者。性嗜酒。而午後不食。考功偶得美醞。乃蝦
菜斷絕。謂無功曰。隋有王無功。本朝有祝無功。弟今日
得以季孟之間待子矣。出酒薄具。鹽豉縱談經史。剖抉
疑信。日晡而畢。賓主暢然。

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率裾肘見。納履踵決。不爲友愧。
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人憑陵意氣。塗飾耳目。貧
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一不露酸寒本色。
自謂拔俗。而其末難持。恐不得不別開徑竇。祝無功集

南湖舊話卷五終

